

飲冰室合集



梁啓超 著

飲冰室合集



專 集
第 六
冊

中 華 書 局

飲冰室專集之二十四

中國之武士道

蔣序

今人常有言曰。文明其精神。不可不野蠻其體魄。余謂野蠻時代者。所以造成文明時代之作用也。地球當太古之時。僅有荒荒植物之世界者。不知幾何年。此植物世界時代。孕育全地球之養氣。使之濃厚。又埋藏其植物之本質於地中。而爲石炭。假令地球無此若干年植物世界之時代。恐養氣不足於用。而石炭亦且無有。其能造吾人今日文明之時代耶。然則吾人當未進人類而尙爲動物之時。角逐於山野。以力自衛。而此體力之養成。至今日尙獲收其效用。自世益文明。用力之事寡。體力遂日益柔薄。此可爲文明時代一大憂患之事。甚則或可至以體力漸銷。而人類竟至絕滅。此毫非過慮之言也。故近時學者。百計千方。時思所以維持此體力之道。若種種體操之事。與學科並重。甚哉養力之道。固若是其要也。惟我中國。自秦漢以來。日流文弱。簪纓之族。佔畢之士。或至終身袖手雍容。無一出力之時。以此遺傳。成爲天性。非特其體骨柔也。其志氣亦脆薄而不武。萎靡而不剛。今日爲異族所憑陵。遂至無抵抗之力。不能自振起。而處於劣敗之列。攷其最大之原因。未始不由於此。此尙武尙武之聲。所由日不絕於憂時者之口也。

彼日本崛起於數十年之間。今且戰勝世界一強國之俄羅斯。爲全球人所注目。而歐洲人攷其所以強盛之原因。咸曰由於其嚮所固有之武士道。而日本亦自解釋其性質剛強之元素曰武士道。武士道於是其國之人。咸以武士道爲國粹。今後益當保守而發達之。而數千年埋沒於海山數島間之武士道。遂至今日其榮光乃照耀於地球間。雖然此武士道者。寧於東洋爲日本所專有之一物哉。吾中國者。特有之而不知尊重。以至於銷滅而已。吾聞之也。凡有絕大之戰爭。往往賴有雄偉之文字。淋漓之詩歌。而後其印象日留於國民心目之間。否則不數年而黯晦消沈以盡。故戰爭必伴文學。爲今時人所屢唱。蓋非文學。則無以永戰爭之生命也。又豈特戰爭而已。凡社會中有超奇之事故。傑特之人物。又必賴有所以紀念留傳者。而後融化其超奇傑特之氣風於全社會中。漸漬積久。而成爲一民族所有之特性。不然。有奇行焉而不彰。有特操焉而不光。則無以激動社會之觀念。而人民將日返於昏庸陋劣之狀態。婆來士曰。阿提蔑農之前。雖有幾多之勇士。然傳彼等者。以無史家。無詩人。無新聞記者。無歌者。無泣者。無讚者。而遂至埋沒於土中者也。噫。吾聞之而悲。夫吾中國之陷於不武。其受病不亦猶是哉。沈沈數千年歷史之中。其可以發揚吾國人之武士道者何限。今日而慕人之有武士道也。亦猶之仰給五金石炭之材料於外國。而不知吾國固所至皆鑛藏也。特不知開鑿而取用之耳。今飲冰主人之著是書。蓋欲發吾宗之家寶以示子孫。今而後吾知吾國尙武之風。零落數千年。至是而將復活。而能振吾族於蕉賴凌夷之中。復一躍而登於榮顯之地位。以無貽祖宗之羞。其必有賴於是矣。

抑尤當進一言於此。余嘗病太史公傳游俠。其所取多借交報仇之人。而爲國家之大俠缺焉。以爲太史公遭蠶室之禍。交游袖手。坐視莫救。有激於此。故一發舒其憤懣。以爲號稱士大夫者。乃朱家郭解之不若。非真如墨家

者流。欲以任俠敢死。變厲國風。而以此爲救天下之一道也。觀於墨子。重繭救宋。其急國家之難若此。大抵其道在重於赴公義。而關係於一身一家私恩私怨之報復者。蓋渺焉。此真俠之至大。純而無私。公而不偏。而可爲千古任俠者之模範焉。夫報復私怨。殺仇敵而快心。此蠻野時代之風。任俠者固已恥之。若捐軀以報恩。此固爲任俠者所許。而可爲任俠中道德之一種。雖然。吾以爲必有赴公義之精神。而次之乃許其報私恩焉。不然。彼固日日欲赴公義。而適以所處之地位。有不能不報私恩之事。而後乃以報私恩名焉。要之所重乎武俠者。爲大俠毋爲小俠。爲公武毋爲私武。此毋視吾言之徒涉乎理論焉。吾蓋深有見於中國之事實。而以此不可不亟辨別之一言也。吾南人焉。請言南方。夫南方鄉里之械鬪。或爲田水。或爲墳墓。合一村一族之人而起。塗膏血。捨性命。至殺傷千百人而不悔。夫非不勇焉。惜乎其用之爲爭田水爭墳墓之一小故。若擴而大之。而爲保種族強國家之事。則全地球皆將仰吾人種之勇名。雖穆罕默德成吉思汗偉大之功業。又何難建設於吾人種之手。而又奚獨讓日本以武士道之名。使專美於地球也。抑吾邑諸暨。又請言其風俗。吾邑蓋居羣山中。於文字性不近。文風素劣於旁邑。而獨以强悍著稱。常人於襍邊。多懷逕尺之利刃。一言睚眦。輒相見以血。錢糧多自完納。官不敢進其村。催索者甚多。或兩族相鬪。陳尸數百。各由其本族之宗祠。給與死者之家屬以錢。兩造相殺傷。無報官者。若他人欲借以報仇。給死者錢。亦有定額。一言之下。數百千人可立集。故天下有事。則我邑必有與者。清初革命者數起。洪楊之變。則有包立身等。庚子之亂。亦釀教案。向嘗竊計。以爲民風若此。文化非所期。然海內風雲。則正英雄之資也。及與之語國家大事。則茫然多不省。聽之若毫不足催其興味者然。又與之引而至於五十里百里之外。則膽小如驢。竊竊思歸。其意氣與在鄉時大異。於是乃知其不可用。夫吾雖僅言南方。僅言吾邑。然不過舉其知

者言之耳。吾恐私聞勇公聞怯。吾國人之性質。直無一不若是。夫世界日益進化者也。故人事亦不可不隨之而進化。彼日本之武士道。當維新之時。既以之覆幕尊王。而用之於國家。至今日又發展其國力。與列強爭衡。而用之於境外。若夫南洋各島之土番。跳梁山林。出而噬人。豈曰不武。然而日本之用武焉。博美名。享榮譽。握東洋之霸權。而鞏國家之基礎。貽子孫以無疆之大業焉。而南洋各島之土番。號爲野蠻。名曰兇惡。而土地削奪。種族衰耗。同一用力。而有若是其大不同者。無他。亦其用之之道有大小焉而已。吾聞解剖英雄之性質者。其一條曰。凡英雄者。爲國家爲社會而動者也。然則由是而推續之。爲國家社會而不動者。非英雄也。不爲國家社會而動者。亦非英雄也。我國人多爲國家社會而不動。否則不爲國家社會而動。是兩皆非英雄之道也。夫我同胞號稱四萬萬。於人數居全地球種族中第一位。宜乎握全地球第一之權力矣。然我人種。非但不能握全地球第一之權力也。異族列強。得統轄吾之土地。而鞭箠吾之人民。而我人種。佻佻倪倪。俯首帖耳。不稍自恥。奮怒於厥心而思振起。而徒用其武力於一身一家一鄉一邑之事。如蟻之聞於隙中。不知有天地之大。其智識曾不過高出南洋各島之土番一等也。如是而欲不爲人之所弱亦難矣。昔孟子告齊宣王以好大勇無好小勇。吾亦欲以是言。進於吾人之前。夫是以惓惓焉。獨置辨於此。而欲擴張我國人尙武之範圍而大之。誠審是意而讀是書。取古人武勇之精神。因時勢而善用之。其於提唱尙武者之心。必蓋有合矣。

甲辰仲冬蔣智由識於日本之東京

楊敘

新會梁氏撰中國武士道一書既成。且自爲之敘。以示楊度。楊度曰。子之命是書爲中國之武士道也。豈非欲別於日本之武士道乎。其欲別於日本之武士道也。豈非以武士道之名。雖日本所有而中國所無。然以云武士。則惟日本以爲藩士之專稱。以云武士道。則實不僅爲武士獨守之道。凡日本之人。蓋無不宗斯道者。此其道與西洋各國所謂人道 *Humanity* 者。本無以異。西人以此問題競爭戰鬪而死者。史不可勝述。惟其名不如武士道之名。有輕死尙俠之意焉。中國古昔雖無此名。而有其實。則假彼通用之名詞。以表揚吾民族固有之天性。固無不可也。雖然。合二國之歷史比較而觀之。此中有一大問題焉。乃日本之武士道。垂千百年。而愈久愈烈。至今不衰。其結果所成者。於內則致維新革命之功。於外則拒蒙古。勝中國。併朝鮮。仆強俄。赫然爲世界第一等國。若吾中國之所謂武士道。則自漢以後。卽已氣風歇滅。愈積愈懦。其結果所成者。於內則數千年來。霸者迭出。此起彼仆。人民之權利。任其剗削。任其壓制。而無絲毫抵抗之力。於外則五胡入而擾之。遼金入而擾之。蒙古滿洲入而主我。一遇外敵。交鋒卽敗。至今歐美各國。合而圖我。人爲刀俎。我爲魚肉。國民昧昧冥冥。知之者不敢呻吟。不知者莫知痛苦。柔弱脆懦。至於此極。比之日本。適爲反對。一則古微而今盛。一則古有而今無。現象之相反如此。此其故何哉。梁氏之論中國也。曰專制政體之故。楊度曰。豈獨政治。蓋亦學術之異。有以使之然者矣。夫日本本無固有之學術。自與中國交通以後。乃以中國之學爲學。直接而傳中國之儒教。間接而傳印度之佛教。舉國中人。無能出此二教之範圍者。夫此二教者。其義相反。而其用有相足者。何以言之。孔子之道。專主現世主義。諄諄於子

臣弟友之節。仁義禮智之道。經傳所載。惟於身心性命家。國天下之關係。反復言之。而於有生以前。既生以後。皆不過問。故曰。未知生焉知死。又曰。吾欲言死有知乎。恐孝子順孫。妨生以事死。吾欲言死無知乎。恐不孝之子。棄其父母而不葬。故惟言朝聞道可以夕死。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以此數語。爲其教戒而已矣。蓋儒教對於生死問題。乃以局外國而嚴守中立者也。其切於人事之用。而不使人探索於空虛。自非他教所能及。故有謂儒教爲非宗教者。若夫佛教。則不然。釋迦本以此死生問題。棄其王子之位。三衣一鉢。入山學道。彼時觀天地念無常。觀山川念無常。觀萬物形體念無常。經十二年。而一旦於菩提樹下。豁然大悟。其後廣說妙法。普濟衆生。皆無不準此問題。以爲濟渡。以三界爲火宅。以此身爲毒蛇。特立十二因緣。以明生老病死。因果環復。苦業無窮。而以滅去無明。免此生死爲唯一之手段。以爲身者衆苦之本。禍患之源。又以生死皆由于心。若心滅則生死皆滅。龍樹諸人。釋之。亦謂所有一切法。皆是老死相。終不見一法。離生死有住。皆對於生死問題。而力求其寂滅者也。此與儒教教義。實爲大相反對。而日本學之。則反能得二者之長。而相輔相助。以了人生之義務。故其人於成仁取義之大節。類能了達生死。捐軀致命以赴之。故楠正成之將赴難於湊川也。詣明極楚俊禪師而問以死生交謝之際。禪師答曰。截斷兩頭。當中一劍。而正成遂死。新田義貞之將死國也。以書遺子孫曰。進亦非死。退亦非生。死生終必有期。譬如由晝入夜。由夜入晝。其徹悟通達如此。故能輕棄其學佛之軀殼。以保全其學儒之精神。西鄉福澤之流。皆遵此道。以成一世之偉人者也。吉田松陰有言。道盡心安。便是死所。乃諸人所共同之心得矣。故山岡鐵舟之論武士道曰。武士道之要素有四。一報父母之恩。二報衆生之恩。三報國家之恩。四報三寶之恩。三寶者。佛法僧也。而行此武士道。無他義焉。一言以蔽之。至誠無我而已。由此觀之。則日本之所謂武士道者。實儒

實佛。非儒非佛。幾於參合融化。兩取其長。而別成一道矣。然其學儒之弊。不至文柔不振。而流於朝鮮。學佛之弊。不至虛寂無用。而流於印度。此必非拘守一家之說者。可以期此美果者也。而儒教之中。於孔孟以後。獨宗陽明。更以知行合一之說。策其以身殉道之情。此又於儒術派別之宗尚。亦有以異於我國。擇術既異。收效自殊。此皆其武士道成立之原素。而日本所以致霸於東洋者也。由是反而觀於我國。則戰國以前。學術繁盛。未定一尊。人各鼓其聰明才智。以自獻於社會。故其時實行之力。亦甚強毅。學道之士。心有所識。身必赴之。雖殺身冒死。不顧焉。故中國之武士道。於彼時甚爲發達。及乎劉漢之世。罷黜百家。獨宗儒術。其後歷代霸者。利其便己。皆因襲之。專以儒教爲其國教。其間宋儒程朱之儔。稍變面目。雖不如陽明之卽知卽行。勇敢能任。然於孔子之義。無大背焉。夫以儒教之專重現世主義。言生而不言死。切事近情。教人以求仁之術。使中國而果於數千年中。實行孔子之道。以至於今。則雖不能以雜霸武功。與今世列強爭雄於地球之上。亦豈不能使彬彬禮義。爲東方君子之國乎。無如自漢以來。所謂尊崇儒教者。不過表面上欺人之詞。而其實則所行者。非儒教而楊朱之教也。世之學者。皆謂楊朱祖述老聃。然老聃之道。廣漠無涯。範圍至大。儒家道家法家兵家陰謀。皆自此出。楊朱之學。不足與比肩也。莊子則固儒教之達人。略文而從質者。其論生死曰。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又曰。死者。上無君。下無臣。亦無四時。從然而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遂不能過。此齊物論之旨。其意有所寄也。若列子則主萬物一體者。其言曰。死者人生至樂之大者也。大哉乎死。君子息。小人伏。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不肖者伏。夫莊子以貴賤論。可以警富貴之偷生者。列子以君子小人論。以爲同有一死。則君子何必爲善。小人何必不爲惡。此於勸世之道。無所當矣。然未如楊朱之甚也。楊朱之言曰。百年者壽命之大者也。雖然。達於百年者。於千人無一人焉。又曰。人之生

者奚爲哉。奚樂哉。曰：鮮衣厚食之爲爾。聲音美色之爲耳。又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人。所以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又曰：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兇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高橋五郎論之。謂是皆絕望之語。陷於自暴自棄。流于放情縱慾。嗚呼。推楊朱之罪。則亦何止於此。夫楊朱所持者。亦現世主義也。然於現世之中。不勉爲人生應盡之道。而徒以鮮衣厚食聲音美色爲樂。至教人不爲仁聖而爲凶愚。不爲堯舜而爲桀紂。苟偷俄頃之歡娛。以待一死之臭腐。生前死後之是非毀譽。皆所不顧。此與孔子所持之現世主義。有大相反對。如水火不能相容者。此直人道之公敵。而不僅爲孔教之仇讎也。然惟其與孔教所持。皆爲現世主義。則凡孔教之徒。既不能以佛教之理了解死生問題。而惟於現世之中。日用尋常之事。兢兢業業。惟恐失墜。則必遇事遇物。皆爲一身苦惱之緣。於是楊朱之說。得以乘間抵隙。入而據之。學孔子則甚難。而學楊朱則甚易。學孔子則甚苦。而學楊朱則甚樂。人情莫不惡難而喜易。避苦而趨樂。於是我躬不闕。邊恤我後。遂爲中國普通社會之思想。至今日而國事之危。有如累卵。舉國上下。人盡知之。無論若何頑固之徒。未有實信今日之中國爲太平無事者。然知之而遂心焉憂之。謀所以挽救之者。舉國中無幾人焉。自公卿大夫士以至于庶人。日孜孜於社會。以謀其鮮衣厚食聲音美色之樂。不求當世之譽。不顧後來之毀。甘爲凶愚而不惜。至語以國事。則掩耳而走。瞠目而視。若與之言他國之事也者。問其意之所在。則偷生而已。畏死而已。姑保此首領尋娛樂以待死而已矣。不惟存之於心。抑且出之於口。與楊朱之說。無絲毫之差異。蓋純粹之楊朱現世主義也。夫中國號稱儒教之國。若以此而亡其國。抑豈孔子所能任咎者。然使中國果真屏孔子而師楊朱。取大成至聖之號。移而奉之一毛不拔之人。則羣知中國爲楊教之國。而非儒教

之國名實相符。表裏如一。則亡國之原因。猶易尋其所在。無如儒教之徒。又曾有如韓愈等者。好爲名實相反之論。以炫其奇。如其代周文作美里操曰。臣罪當誅。天王聖明。桀紂而可爲聖明。則堯舜亦可爲暴戾。凶愚之與仁聖。可以互易其名。此又楊朱之所不及料矣。然中國之人。方將欲陽奉孔子而陰師楊朱。則亦利用此謬說而樂爲附和之。千百年來。此種論說。流行社會。又已成久假不歸之勢矣。故中國今日之人。明知國家之危亡。猶可頌曰太平。明知官吏之腐敗。猶可媚曰文明。明知人士之無罪。猶可誣曰當誅。充其量。即謂楊朱大聖。孔子無道。蓋亦無所不可。特古昔已定之位置。不敢驟易之耳。夫名實淆亂。表裏違反。至於如此。則日本人之常言。孔子之道。不行於中國。而行於日本。中國奉其名。而日本行其實者。豈過言哉。不然。孔子所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何於中國無一能實行之人也。夫孔子之現世主義。行於日本。猶必假佛教以助之。而後實行之力始大。而況中國既無佛教之助。又有楊朱之奪。復有韓愈等。爲我國民獻自欺欺人之術。則秦漢以前輕死尙俠之武士道。果何自而有稍留根芽之地者乎。故中國武士道之所以銷滅者。又因此似孔似楊非孔非楊之學說。有以斬削之之故也。夫以儒教爲正。以佛教爲輔。而發達此武士道者。日本之所以強也。以儒教爲表。以楊教爲裏。而斬除此武士道者。中國之所以弱也。此即所謂學術不同有以致之之故也。夫武士道之所以可貴者。貴其能輕死尙俠。以謀國家社會之福利也。然而死者。實人生最難之問題。白隱禪師謂死生者事實也。非可以空言空論自慰。以慰人者。故苟非其人之理想。能超然於死生之外。則必不能輕棄其身。而欲人知此身之輕而可棄。則此身以外。其更無重於此者乎。抑有重於此身而不與身同棄者乎。由此以求之。則宗教界哲學界有一大問題焉。乃靈魂之死與不死是也。古今學者之所論。大抵出入於兩端。其主靈魂有死說者。有二派焉。其一則謂死者

斷滅而絕無。如法儒笛卡兒言人之死也。非靈魂去其身體之結果。不過身體之機械破壞而停止運動耳。然奈布尼克反對之。以爲生物者多數之單子積合而成。其中一單子握主權而爲靈魂。他單子皆從屬而爲身體。植物之精神無死生。則人之單子亦無死生。故死者非消滅而進化也。其二則謂人死惟靈魂滅。其他不滅。如科學家朶因氏哈克斯列氏清達兒氏之倡生物進化論也。以爲宇宙間之物體。皆由元素之化合。物體有生有滅。而元素無增無減。人身組織之物體。亦猶是也。雖生活力喪失以至於死。而勢力恆存。物質不滅。然英儒西濟伊克氏買耶氏反對之。以爲今日之哲學。不當反科學的而當超科學的。以目的論的見解。勝機械論的見解。科學者謂人類以適于地球熱度而成形。然地球之原始如何乎。科學者謂地球由太陽分離。然太陽之原始又如何乎。以此窮科學者之說。凡此者皆謂靈魂有死說之未能盡善者也。其主靈魂無死說者。亦有二派焉。其一則謂死後有轉生。世界古時各種宗教。皆有此說。如猶太教之言天國地獄。印度之波羅門教佛教之言八大地獄及修羅餓鬼畜生之各道輪迴。埃及古教之言人死之後。轉輾於一百餘種之動物而復爲人。梭格拉底亦謂死者如船長促予出帆。生由死來。死由生來。於此有死。卽於此有生。故以哲學爲學死之學。然世人之反對此種論說者。則曰。告汝死屍。蠕蛆蜃集者。汝之後身也。汝之轉生也。嗚呼。此實快論也。夫世界至今日。科學日進。此等謬說。自不待辨。歐美之人若此觀念者。蓋已漸少。惟南洋土蠻猶謂死爲第二之生。中國今日下等社會女子社會。猶持此輪迴報應之說。以爲懲勸。則無教育之國所必有之現象也。其二則謂死後無轉生。如普拉得之言人之精神居于肉身之中。而生束縛。故必於肉身上制下等之情慾。養本來之性質。而歸復於實體。然加藤咄堂論之。謂精神舍此肉身。必無所歸。則亦不能離肉身而存實體。凡此者皆謂靈魂無死說之未盡善者也。然則靈魂果有死

乎。果無死乎。欲言有死。則世之死者無所勸。欲言無死。則死後之精神。人誰見之者。雖然。吾思之。吾重思之。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不獨其體魄之異也。尤在其精神之異。禽獸之知覺。亦能覓食以避飢。擇居以避寒。自謀其體魄之生活。惟其精神所及者。不過如此。雖亦有愛護其羣之德。然不能發達此精神。使之布於當時而傳於後世。此其所以不如人類也。若夫人類。專以體魄而論。據生物學者之言。則人猿同祖。其一身之構造。所以異於他動物者。蓋亦幾微無幾。惟其精神可以位天地而育萬物。此其所以爲高等動物也。若如楊朱之學。專以其高尚純潔之精神。用之於鮮衣厚食聲音美色之地。以自適其體魄。圖生前下等之樂。而不能任重致遠。以謀人羣之福利。則與禽獸直無以異。安見其爲人類乎。故人類與禽獸之界。不以體魄之構造分之。而以精神之作用分之。可一言以判焉。曰。精神戰勝體魄者爲人類。體魄戰勝精神者爲禽獸而已矣。雖然。人之精神與體魄戰。而欲求其勝。此其事亦甚難。既有體魄。則有衆苦。飢寒勞動。在在迫之。於是衣食住三者之慾望以起。而此慾望者。因體魄而牽及精神。環吾一身種種困難。皆爲精神之累。此仁聖凶愚堯舜桀紂所同有而不能避者也。惟桀紂則以精神殉之。而成爲凶愚。堯舜則不以此變易其固有之精神。而或爲仁聖。故仁人君子每遇不得已之際。輒毅然棄其體魄。而保其精神。誠以理欲交戰之際。必有一勝一敗。二者既不可得兼。則甯舍體魄而取精神。以一死棄此臭皮囊之苦累焉。雖然。體魄則已死矣。其精神亦將與之俱死乎。是則不然。夫今日之世界。爲古人之精神所創造。將來之世界。又必爲今人之精神所創造者。此人類進化之道。純恃此以爲之元素者也。仁者之精神。恆以普濟衆生爲其畢生之義務。其身雖死。而其精神已宏被於當世與後來之社會。故孔子死矣。而世界儒教徒之精神。皆其精神也。釋迦死矣。而世界佛教徒之精神。皆其精神也。於中國言孔子則孔子死。於日本言孔子則孔子

生於印度言釋迦則釋迦死於日本言釋迦則釋迦生死者其體魄而生者其精神故耳。

由此推之。今世界之言共和者。無一而非華盛頓。言武功者。無一而非拿破崙。言天賦人權者。無一而非盧梭。言人羣進化者。無一而非達爾文。蓋自世有孔子釋迦華盛頓拿破崙盧梭達爾文諸傑以來。由古及今。其精神所遞禪所傳播者。已不知有幾萬億兆之孔子釋迦華盛頓拿破崙盧梭達爾文矣。而遂以成今日燦爛瑰奇之世界。其餘聖賢豪傑之士。皆無不如此者。此無他。體魄者所以載人之精神者也。使無精神。則體魄無所用。使無體魄。則精神亦無所宿。然體魄者無百年而不死。無論若何賢哲。能以不死之丹。長生之藥。避此無常之風。以常留於世界。而欲以此至促之體魄。載其至永之精神。此其道無由。於無可如何之中。而欲有以補之。則惟有借來人之體魄。以載去我之精神而已。去我之體魄有盡。而來人之體魄無盡。斯去我之精神與來人之精神。相貫相襲。相發明相推衍。而亦長此無盡。千秋萬世。永遠流傳。非至地球末日。人類絕種。則精神無死去之一日。盛矣哉。人之精神之果可以不死也。故予以爲非解釋死後之精神問題者。不能解釋生前之體魄問題。世之宗教家哲學家。有欲於生死問題中。求正大無弊之說者。或亦以予爲知言也。梭格拉底有言。人類之進步。以個人連續之無限。而始成之者也。豈非此意也乎。雖然。此理也。固猶哲理中言也。以之對於吾國國民所師奉之楊朱學說。重體魄不重精神。顧生前不顧死後者。則猶有反對之勢。彼以爲死後至永之精神。留之亦將何用。生前至促之體魄。其苦已不可償。羣將笑爲大愚。而無從得其相喻。然予於此更有說焉。夫楊朱之持現世主義。必以爲天下萬事萬物。舉不足以敵生時體魄之樂利故耳。必非生前體魄無可樂。而必強留此以自苦惱也。夫人欲體魄之樂。則必於衣食住三者之求適意。而欲三者之適意。則必於生計使能活潑而不困窮者。此一定之勢也。然今日之世。

界。則正各國并立。強國奪弱國之生計。強國國民奪弱國國民之生計。而自求其衣食住之適意。以遂其體魄之樂之世界也。故於農業則力求種殖。於工業則力求製造。於商業則力求交通。而又知欲求三者之發達。以與他國之國民競爭。必非各個人之力所能濟也。於是合羣力以組織一國家。爲保護一國人民之具。環地球各國之國家。未有不內以保己國國民之生計。外以奪他國國民之生計。爲其職務者也。然猶恐內政不足以及外。復重外交。設國與國競爭之機關焉。爭之不得。則兵力隨之矣。故今世各國之戰爭。非如古者爭地殺人之役也。戰勝之後。地棄之而不必取。人棄之而不必殺。惟與訂條約。取戰敗國國民之生計。攫之以歸於己而已。故兵強國盛者。其國民之衣食住。多有富美優厚安閒逸樂之象。誠有如楊朱所言。鮮衣厚食。聲音美色者。如英美法德日本諸國之人皆是。此吾國國民所親見而震駭之歎羨之者也。及反而觀於吾國。則自上至下。人人皆有趨利不遑之狀。爲官吏者各自營其私囊。謀歸樂於鄉里。問何以故。必曰生計之故。爲士爲商爲工爲農者。日孜孜於社會。求所以自養且養妻子者。日如不及。問何以故。必曰生計之故。近十餘年以來。富者降而爲中產。中者降而爲貧人。舉國之人。其於一生數十寒暑之中。能安然坐享。不憂他日之凍死餓死者。蓋四萬萬人之中。不能得萬分之一也。此無他。中國之人。無自保生計之國家。其生計日爲他國國家所分取。他國國民所分奪。而日陷於九生一死之地。其致此之原因。雖甚繁多。然其總因。則必由於我國國民之公德不昌。各謀私利。於團體公共之利益。毫不注意。故不能組織國家。以謀公共之生計。因而個人之生計。亦以不保。力薄氣渙。坐待外人之攫。至於今日四百萬餘之土地。五十年中。已失去二百三十餘萬英里矣。工商不振。每歲流出之財。已至一萬萬四千餘萬矣。各國求其工商運輸之便利。於我國內所起造之鐵路。已至四千四百四十五英里矣。其餘失去之礦產。航路稅關郵

政工廠等。尤所在皆是。取吾人所以爲衣食住之資本者。幾已攘奪罄盡。猶且競爭未已。不肯稍留餘利。以爲我等養生之具。吾國國民本欲各營其私利。而不顧公利。而其結果則以不顧公利之故。至私利亦不可得。所謂生前體魄之樂。不知何年可以適意。而轉死溝壑之期。反日迫一日。不得衣則將凍死。不得食則將餓死。不得住則將勞死。去生之日漸遠。去死之日漸近。十年以後。吾恐中國國中。亦將如印度內地。有乞人滿路。餓殍盈谷之慘矣。嗚呼。我國民與其爲楊朱所欺。而長此謀個人獨生之樂。而不可得也。則何不謀團體共生之樂。而因以得個人之樂乎。與其羨英美法德日本諸國人之體魄娛快生計優裕也。則何不自謀我國之生計。而亦求其體魄之安適乎。且與其待凍之至而謀衣。待餓之至而謀食。待勞之至而謀住。則何不早謀之。謀之不得。亦不過凍死餓死勞死而已也。非有他也。且與其明知必有凍死餓死勞死之一日。則何不於未凍未餓未勞。而先求其死所。故在今日之世界。而居中國之地。爲中國之人。避死亦死。不避死亦死。等死也。與其爲避死而死之人。何如爲不避死而死之人。夫避死而死者。中國今日之人之死法也。不避死而死者。中國古時武士道中諸人之死法也。其死則同。其所以爲死者則大異。加藤咄堂之論死法也。分爲六種。健全者三。不健全者三。健全者。一曰。視生死如一。謂聖哲之達觀者。二曰。死於個人而生於社會。謂以死成仁者。三曰。信天命。謂當事變而不亂者。不健全者。一曰。自死以斷痛苦。謂自殺者。二曰。以死爲得未來之生。謂情死者。三曰。以死爲得精神之安慰。謂迷信死後之幸福者。吾國武士道中諸人之死法。則皆健全而非不健全者。若夫今人。則方在偷生避死之時。卽不健全之死法。亦未暇研究之也。國民乎。其有以武士道之精神。與四千年前之人物。後先相接。而發大光明于世界。使已死之中國。變而爲更生之中國。與日本之武士道同彪炳於地球之上。稱爲黃種中第一等國之國民者乎。則或者挾

虛無黨之刃以與雷電爭光也。或者舉革命軍之旗以與風雲競色也。或者奮軍國民之氣以使中國國旗揚威振彩於海外。以與列強爭一日之雄也。皆必以至誠無我之精神。而能了解生死問題者。斯不惟政治上之精神。抑亦學術上之精神矣。予聞梁氏將述武士道之死生觀。別爲一書。曰「死不死」。不知其所論與予若何。夫予之欲以佛教助儒教。以日本鑒中國也。與梁氏述武士道之意必相合也。今質之梁氏。以爲何如。湘潭楊度叙。